

长河落日圆

吴小军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河落日圆/吴小军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8

(中国微型小说名家方阵丛书/陈永林,雪弟,吕啸
天主编)

ISBN 978-7-5493-0375-5

I. ①长... II. ①吴... III. ①小小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9255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504319
销 售 电 话	(0791)8508502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7.75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93-0375-5
定 价	24.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1-2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他们在崛起

(代序)

在全国乃至世界华文小小说领域,广东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首先,在小小说理论研究上,广东是全国最重要的小小说理论批评阵地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小小说刚刚兴盛时,刘海涛就出版了多本小小说理论著作。进入21世纪后,姚朝文、李利君、雪弟亦出版了小小说理论、批评专著。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刘海涛、李利君等人的努力,广东已成为领跑全国小小说理论批评的强省之一。

其次,广东是整体创作实力强劲的几个省份之一。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韩英、申平、牧毫、林荣芝、朱耀华、邓石岭等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家。近几年来,在广东作协的大力支持下,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作品》的大力推动下,广东小小说日益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夏阳、许锋、彤子、陈凤群、阿社、肖建国、苏三皮、闫玲月、金帆、陈树茂等一批基础扎实、个性鲜明的作家正以狂风扫落叶般的力量在全国迅速崛起。

当然,收入本丛书的九位作家——何百源、吕啸天、海华、李济超、大海、陈灿富、吴小军、朱文彬、郑燕涛亦是这股力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成员。

其实,把何百源放在这股力量里,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何百源1999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2004年就被评定为国家二级作家。他目前已发表小小说数百篇,出版小小说集3部。其中小小说《活着

不能没有爱》、《爱情需要藉口》被编进英文版《中国小小说选集》。《活着不能没有爱》还被编进了美国《百年经典·精品小小说》。应该说,他是一位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但考虑到他近几年又爆发出了活力,因此就权且归入到这股力量中吧。

吕啸天从1992年开始写作,已出版八部文学专著。有数十篇小小说被《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转载。其中,《刀客王七》和《一根鱼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几年来,吕啸天热衷于从历史中发现写作素材,然后把它放在当下的视野和格局下,重新编织故事。这种历史与现实互为观照的创作方法值得重视。

海华原名崔国华,2006年底开始小小说写作,现已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作品》和《百花园》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并有数十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和《小小说选刊》等国内权威期刊转载。就海华发表的百余篇小小说来看,其创作素材比较多样化,既有市井百态的展示,亦有机关生活的描绘。但穿过这百余篇小小说的表层,我发现了海华创作的奥秘所在,这就是:显明或隐秘的机关叙事。在这里,“机关叙事”不单单是指作品内容上对机关生活的描绘,它还包括对机关秩序和机关伦理较深刻的剖析和揭示。

李济超从1983年开始不断有小小说见诸报刊,前些年《汕尾日报》副刊还开设过其个人小小说专栏,并出版过《李济超小小说选》和《尴尬世事》。李济超的小小说以幽默、讽刺见长。如他的《乖鱼》借由“由谁试吃乖鱼(河豚)”这一情节批判了一些基层官员溜须拍马和草菅人命的丑恶嘴脸,并以别样的笔调,写出了一场乞丐的悲喜剧。

大海是一个创作自觉性很强的作家。他一直游离于中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创作之间,此前发表东西较多,写作经验颇为成熟老到。故在小小说创作上,他有着清醒的意识,多集中进行系列小小说的写作。2009年出版的《躺在门前打鼾的女人》是他的社会类小小说选集,这次将要出版的《求你揍我一顿吧》则是他的情感类小小说选集。其中的《鱼头茄子煲》以美食为链条,为我们串起了一个令人心颤的爱情故事。它警示世人,既要学会品尝美食,更要学会体味爱情,因

为这道美食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是爱情的味道啊。大海的小小说构思精巧,主题深厚,给人颇多启示。

陈灿富以前是写传奇文学的,出版过《靚玉麟传奇》、《天地苍凉》等7部作品。近年来主攻小小说创作,尽管发表的数量还不是很多,但他的创作充满了力量。如《沼泽》以真实的沼泽地来隐喻人们的贫苦和生活的不公,主题厚重,动人心弦;《一盆兰花》借物喻人,把不同人物身上的丑恶与高洁,真诚与伪饰映射得一清二楚。

吴小军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小小说创作,现已有数十篇作品在《羊城晚报》、《作品》等报纸杂志发表。吴小军的小小说比较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并由此展开构思和想象。其大多数作品主题开掘较深,叙述也极为流畅。相信在近两三年内会有大的进步。

朱文彬,原是中学语文教师,现供职于教育部门。近年来在《短篇小说》、《微型小说选刊》、《故事家·微型经典故事》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30多万字。朱文彬的小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简洁。于简短的故事中去表现由血泪构成的现实人生,往往令人震撼。

郑燕涛热爱书法、绘画、篆刻和写作,编辑过历史文化丛书《水城揭阳》、《金凤揭东》等。郑燕涛的小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写的,如《嫁给父亲》,多写的荡气回肠;一类是虚写的,如《抢劫》,多是荒诞幽默。倘若再加强一下语言的表现力,郑燕涛在写作上会有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收入本丛书的九位作家——何百源、吕啸天、海华、李济超、大海、陈灿富、吴小军、朱文彬、郑燕涛,他们正以昂扬的姿态在全国迅速崛起。

愿他们有很大的收获。

是为序。

——雪弟,第四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评委,广东小小说作家联谊会会长。

目 录

他们在崛起(代序)/雪弟	(1)
命门	(1)
配角	(4)
长河落日圆	(6)
土炮轶事	(8)
征地	(9)
绿化	(11)
护树	(13)
驱蚊	(15)
钻戒	(18)
滋润	(20)
度	(22)
菩萨管着	(24)
佛光普照	(27)
染发	(30)
铁三角	(33)
文化就是一个疤	(36)
台 阶	(38)
到领导家坐坐	(40)
感情留人	(42)
酒镇酒事	(44)
档次	(46)

老贾	(48)
市长家里闹老鼠	(50)
老六	(52)
我的同学柯一敏	(53)
想做一只幸福的猪	(63)
觉悟的猪	(65)
送礼	(67)
狗儿爷	(70)
吃皇粮	(73)
猫眼	(75)
浪子回头	(78)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80)
老虫	(82)
小小	(84)
大青山汉子	(87)
开发廊的 A	(89)
王成	(91)
兰子和木根	(93)
我总得干点什么呀	(95)
网	(97)
选择	(99)
心愿	(101)
想要有个家	(103)
最后一课	(104)
底气	(105)
大漠孤烟直	(108)
汉奸狗儿	(110)
教徒阿南	(112)

命 门

—

王华实在太想拿下那个项目了，十二个亿呀！可是这么一块大肥肉，谁不盯着流口水呀？要将它吃进嘴里，不下点工夫是不行的。

市工商联前些天发了个通知，说郭副市长要亲自带队，组织市里的企业家到江苏去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王华觉得这真是及时雨。

郭副市长叫郭荣招，是主管重点工程和民企这一块的，要得到那个项目，他可是关键人物。郭副市长来市里任职三年多了，书香门第出身，名校高材生，官声很好，据说除了祖传的喜欢点古玩，没别的爱好。民间都认为他是官场上的新锐，很有后劲。年轻而身居高位，前途正如江河之水滔滔东流，势不可挡，是不会轻易犯错误的。王华却不以为然。凭着多年在官场、商场的浸渍，王华深信，没有哪个人是真正的金刚不坏之身，在他眼里，没有攻不下的关，只要把握好技巧和火候，是人总有“命门”。

同去江苏的十几个老板，都是市里企业界的实力派，对各自的鬼胎都心照不宣，暗中铆足了劲，要施展全身解数将郭荣招拿下。

安排参观的几家大企业王华都去过，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听着这几家企业的高管介绍经验。这是郭副市长第一次亲自带企业家外出参观学习，企业家都不愿放过这个与权力亲密接触的机会，紧紧地拥在郭荣招左右不离。王华却没有很刻意地跟着郭荣招，但总是能在他的视听范围内。在接待方高管介绍的间隙，王华会时不时地插话问几句，并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他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却能从借来的五万块钱起步，短短十多年里将财富积累到过亿，除了他天生的精明外，再有就是他的勤奋学习了。他很善于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

企业管理方面，下了很多工夫。所以，市里组织这类活动，他都是非常积极响应的。他的企业成为市里的明星企业，绝非偶然。他看不起那些捏着钱袋子不撒手的土财主，也看不起那些胸无点墨却常常口出狂言的暴发户。每次学习，他都是真学，有用的，拿回来就用。应该说，他的管理经验和水平，足以使回答问题的接待方高管有压力，滔滔不绝之余暗生知音之叹。这很让经济管理专业出身的郭荣招吃惊。

其实，郭荣招早就认识王华。对他的企业也很了解，却是第一次听他谈这么专业的东西，心下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为了那个项目，市里也在考察几家有资质的企业。但是给谁，是招标还是邀标，市里还下不了决心。王华的企业是有实力的，也是市里拟考察的对象之一，但更有实力的企业不止一家。当然，这些话，不到条件成熟，是不能说的，这是基本的政治素质。

老板们去参观学习，无外乎也就是走走看看，说说笑笑，吃吃喝喝，桑拿洗脚。王华不同。回到接待方安排的五星级酒店，他赶紧洗了个冷水澡。刚穿好衣服，秘书的电话来了，说郭副市长一个人出了门，进了酒店旁边那条古玩街了。王华让秘书留意郭荣招的一举一动，回来详细报告。想了想，还是不放心，换了套便装，出去了。

二

门铃响了好几声，郭荣招才开了门，跟出来的还有市工商联的主席周子俊，看来正想走。周子俊和王华熟，看到他手里包着匣子，笑了笑，没出声，就往外走。

王华一把将他拽住：“别走，刚看到一种带游戏的电子表，买了两只给孩子，两位领导，一人一只吧。”

他打开匣子，果然拿出两只电子表来。

江苏的电子产品很出名，像这样的小玩意，也就百把块钱，不犯原则。周子俊和王华熟，和郭荣招关系也不一般，就嘻嘻笑着随手接过一只揣兜里了：“呵，女儿早闹着要个别致点的电子表了。我替她谢谢王叔叔了。”

郭荣招没接，他看着王华手上的匣子发呆。王华笑了：“我随便跟店主拿了个旧匣子装着，也太土了，不配。”

郭荣招醒过神来，笑了笑，从包里掏出一只和王华手上一模一样的电子表

来,说:“我已经买了,那个还是带回给你孩子吧。”

王华和周子俊都笑了。王华说:“想不到我们想一块去了。那我只好带回去了。”一边说,他一边将电子表拿出来揣进包里,又随手将匣子放进了桌下空空的垃圾篓子里。

郭荣招张了一下嘴,终于还是没说什么。

三

回到房间,王华将那只电子表拿出来,看了看,扔进了垃圾篓子里。想了想,又捡起来:“给小张吧。”小张就是他的秘书。他把身子深深地陷进皮沙发里:“一个破匣子,值一百八十万,看来以后可以在这方面作一些投资。”

参观学习回来没多久,市里的方案公布了,决定那个大项目采用邀标的方式,王华的企业由于口碑好,有实力,被定为邀标单位之一。经过一系列的程序,王华如愿中了标。

在签约仪式上,王华很谦恭地握着郭副市长绵软的手,分明感到了他手心的汗。王华笑了。

配 角

过几个星期就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虽说朱副局长素有东州官场野鹤之美誉，但要说心里完全没点想法，那是假的。这些天他已经将私人物品整理得差不多了，就等组织上一宣布，交房交车走人。也没几天了，那些东西收拾好了的，就先搬回家，几天工夫，也不想上班了。

“哇，爷爷，这么多相片。”东西不多，一个纸箱就装完了，最打眼的是那一大摞相片，司机一放下，刚练完钢琴的五岁小孙子就好奇地凑前来翻看。

朱副局长拍拍孙子的小脑袋，搂着他坐到沙发上，然后示意司机先回去。

儿子到欧洲去了，保姆买菜去了。媳妇车子在修理厂，本来想在家休息，看公公回来了，有车，就招呼司机拉她去办点事。老爷子要下了，车子也没几天好用了，得抓紧着用。

都走了，爷孙俩在空落落的午后翻看着这些老相片。相片确实挺多，基本上是参加各种会议的，也有一些是外出参观学习拍的。可以说，这些相片，是朱副局长走上领导岗位以来参加的几乎每一次公务活动的记录，浓缩了他十六年的为官生涯呀。

孙子翻了几下，觉得索然无味：“爷爷，怎么全是您坐主席台的相片？而且都坐在边上。”

家里吃饭，爷爷可是固定坐在餐桌最正中位置的，这是规矩，小鬼头懂得哩。

朱副局长随手翻了一下相片，还真的是没有一张是自己坐正中的。包括站的，都在边上。有时左，有时右，就是没有正中间的。有那么一两张就在局长边上，可那终究还是边呀！

朱副局长心里呵呵一笑，我是单位的六个副局长之一，当然只能是配角。

孙子随手又翻了几张：“这么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

朱副局长笑了：“爷爷单位人可多了，而且领导经常要换人的嘛，你当然不认识。”他指着几张相片中间的那人说：“瞧，这是王局长，这是赵局长，这是周局长，这几个人都是只当了一年局长就换人了。”

孙子不明白：“为什么要常换人呀？为什么才当一年呀？您可当了那么多年副局长呀。”

是啊，为什么要常换人呢？为什么才当了一年呢？为什么自己能当了那么多年呢？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王局长、赵局长是因为工程出了事，现在在一个免职在家，一个还在牢里待着。而周局长是刚当了一年局长就高升了。可跟孩子怎么说呢？他又翻了几张相片，呀，陈局长、刘局长、张局长都当得不长，掐指算来，朱副局长在这个局里当了十六年副局长，竟跟了七任局长，除了现任的马局长，有的高升了，有的出事了，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给七任局长搭过副手，当了十六年配角，跑了几十年龙套，老伴在世时常笑他没出息。朱副局长爱看戏，深知人生如戏的道理。可毕竟人在官场，谁不知主角的风光无限与实惠多多？尤其在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部门。但是，配角有配角的精彩，这一点很多人看不透啊。朱副局长点着一枝中华烟，长吸一口，又长长地吐了出去，心中一阵舒泰。他将孙子搂起来，深深地陷进真皮沙发的柔软与舒适里。小家伙给弄痒痒了，咯咯笑了起来。

长河落日圆

丁原来在学校教书，教着教着就不安分了起来。是呀，在这个诱惑太多，机会太多的年代，又有几个人还能平心静气地伺候那几根破粉笔呢？丁的头脑灵活，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是那种吃安稳饭的人。他先是业余炒炒股，捣捣邮票，卖卖兰花，折腾折腾石头，有了点积累，后来干脆辞了职，下海了。

丁现在专门折腾石头。这是一个有品位的行当，学中文出身的丁喜欢把赚钱和兴趣联系起来。他玩好几年石头了。由于喜欢动脑子，已经是个中的行家。可是，玩石头是一回事，真要指着它吃饭，又是一回事。在一个小城里，它首先要有那么一个有点文化，有点闲暇，还得有点闲钱的群体。幸好，丁所在的小城还真有那么一群人。所以，丁选这个行当，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但是，这个群体还是太单薄了些，所以丁的生意只能算是不好不坏。

丁费了不少脑筋，试了不少法子吸引新顾客，可是来来去去还是那一拨人，大多数人就是不感兴趣，你还真没脾气。他想，我必须培养一个更大的消费群体。

大学同学杨的一个电话救了他。让他找到了一座金矿。

杨分在省里，现在已经是一个厅的处长了。近来要到丁的那个小城出差，打个电话约他到时聚聚。几年没见，电话打了足有一个多钟头。杨的一句话让丁脑中灵光一闪。他预感到那句话将像“芝麻开门”一样打开他财富的大门。

丁所在县级市的市委书记是杨的老同事。杨到这公干，于公于私，书记都要接待。公事处理完了，自然是觥筹交错，杯盏狼藉，不在话下。作为杨的同学，丁和书记坐在了一起。

听说丁是开石艺店的，书记很高兴：“呵呵，我也是个爱玩石头的。以后有好石头咱们交流交流。”

书记出身书香门第，家里几代人都好个石头，所以谈起石头来真是兴致勃勃。他不但对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玩家如数家珍，还不时诵读一些古人咏石的

诗句。杨是中文班底，丁也是个中好手，又是做足了功课的，正好大展身手。一时间，宾主相得，言谈欢极。陪同的官员中有知一二的，开始还插一两句，后来就只剩下三人，你来我往，对上诗了。最后，只剩下书记和丁二人 PK 了。

借着醉意，丁摸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叫妻子将他珍藏的石头“长河落日圆”送到酒店来。

“长河落日圆”是五年前丁偶然在激流冲刷的河里拾到的。石为椭圆，通体淡黑，左上角一块圆形图案，红色，正似一轮艳艳落日。落日下午，是曲折蜿蜒的一道，由红而白，由线而渐宽，呈之字形自上而下，将整个石头一分为二，最宽处占了石头的整个下部分，正如滔滔江河之水，汹涌澎湃，气势逼人，大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魄。丁随手拾起这块石头，马上就被它吸引住了，他想都没想，“长河落日圆”就跳了出来。

书记看到石头，马上睁大了眼，他连连赞道：“鬼斧神工，鬼斧神工呀！”

他说这是一块罕见的石头，石质细腻，触手温润，是石中上品。石上天然生成的这幅极美的写意画，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苍苍莽莽，辽阔壮美的画面，而且色泽鲜明，非常难得，正是“长河落日圆”。他爱不释手。席上丁表示既然书记喜欢，他愿忍痛割爱，好石赠行家，正如好马赠英雄。书记醉态可掬，却连连摆手：“呵呵，金有价，石无价。君子不掠人之美。”

书记好石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市。

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疯狂地膨胀了起来。一时间，来买石的，来取品石经的，来拉关系的，络绎不绝。丁的生意出奇地好了起来。“长河落日圆”的价位一路飙升，从五千到十万，丁只说不卖。出到五十万的时候，丁终于松了口，最后被一个什么长买去了。

可惜不久，丁的生意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刚培育出来的消费群体，以当初膨胀的速度瓦解了。据说是书记前阵子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一幅字，上书：“玩物丧志。”还说了，既然当了干部，就应该有所牺牲，同志们给他送石头，他感谢，但不能收。而且听说还讲再有给他送石头的，都交纪委处理。

“长河落日圆”最终又回到了丁的手里，是另一什么长的老婆送过来的，丁先是给了她五千块钱，后来想想，又给了她一千，说：“以后还要请 X 长多多关照。”

生意又不好不坏地做下去。丁将“长河落日圆”收了起来。一天，丁忽然想起了这块石头，瞅着没人，就拿出来看看。他摸着石头，轻叹一声，摇摇头，笑笑，心里竟莫名地生出几分高兴。

土炮轶事

陈铁兵是 A 镇的老人了,近五十的人,还在 A 镇政府里混,而且还是个副的,说来还真是令人有些沮丧。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真应了他的名字,从炮兵部队营职干部转业到 A 镇政府任副镇长算来,镇里班子都换过四五茬了,他还没挪过窝,于是就难免有时会有些许“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悲凉。原先手把手带出来的人,最大的都已经是市局的局长了,可陈某人连个县局的局长都还没混上,于是就有些空降的年轻干部看不上他。年轻人有文凭,有背景,一个个前途跟金似的,哪像他,土大兵一个,没文凭,没背景,又不会来事,说话还难听,领导想提你都难。陈铁兵有一好,就是每餐都要抿上几口乡下人称为“土炮”的家酿米酒,人长得矮壮敦实,十足乡人装土炮的酒埕子,性子又土炮似的刚烈,天皇老子说话不中听了也敢噎句好听的还给他,于是镇上人背后就叫他“土炮”。

陈铁兵行伍出身,又在镇里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做事有时全不按规矩:“土方子好使着哩。”他自己说的,“咱不哏洋尿,喝的全是土炮!”于是“土炮”的名头更响。

征 地

新来的镇委书记姓周,叫周文豪,听,人家这名字起的,有文化。人家可还真是正儿八经市里空降的,研究生,牛着哩。年轻干部,刚三十哩。来到这穷地方,当然想做点事,搏个锦绣前程。周书记提出,要在镇政府东边建一个工业园区。要以大园区吸引大项目,以大项目带动大发展。于是全镇就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动了起来。书记在班子会上拍着桌子说了,这个项目一定要搞成,全镇上下不能有杂音,要力往一处使,劲往一块用,要采取超常规的方法推动这项工作的落实。他要求,要申报、征地、规划、三通一平工作同时进行,争取在年底前三项工作完成,年后全面转入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最难,就交给陈副镇长。

A镇是个山区镇,是省的水源保护区,发展工业是有限制的。而且,A镇交通不便,除了水资源,没有任何其他资源,要建大型工业园区,陈土炮自己就想不通。很多人都不通,可是,谁也不愿去触书记的霉头,广东人说的,不想捞了?

但既然班子定了,那就先执行吧。陈土炮忙了个屁滚尿流。他在筹划搞个现场会。先把声势造出来,以后的工作就好开展了。陈土炮是这样跟周书记建议的。

周书记很高兴,同意了他的建议。

现场会准备得简单又隆重。考虑到万事未动,不宜折腾得动静太大,就先不请市县的领导,只是由周文豪书记作动员讲话,接着是刘武岩镇长宣布动工,然后是陈铁兵副镇长带领工程队先挖它几铲,营造一种不可逆转的决心。

那场面,就像小品里说的,那是相当的壮观,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一切都很顺利,就最后关头出了点问题。一世英明的陈土炮竟然出错了。挖掘机挖出了三个装着死人骨头的金埕。A镇人仁义,信奉人死为尊,见了死人坟地都恭恭敬敬,这下挖出这个,自然不能继续挖,必须要将它们请走才能继续动工。工人不干了,没有一个愿意动手去请那三个金埕。A镇人

有些穷讲究,怕沾晦气,要做足章程,才敢挨这玩意哩。镇里的干部本就有情绪,这下更是叉着双手看热闹了。场面僵在那了,周书记脸色铁青地看着陈土炮。陈土炮没办法,撸起袖子就冲了上去。他叫过一辆小货车,抱起金埕就往车上放,说是请到其他地方安置。到这基本还是令人满意的。另外一个镇干部也上来帮手,陈土炮硬是不让。可就在陈土炮将最后一个金埕抱上车时,手一滑,竟掉了下来,他惊叫一声,扑在地上动不得,半天才听他叫道:“啊,别找我啊,是领导叫我搬的呀。要找就找周书记吧。”

周书记看到金埕掉下来,吃了一惊,这下又将陈土炮的话听了个真真切切,不由脸色大变,一甩手走了。留下一干人等面面相觑,也就散了。

过了几天,听说不知咋的,周书记那天晚上竟摔了一跤,陈土炮请了几天假,说是头疼。其实,他躲在家里偷偷喝他的土炮哩。

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再后来,听说那片地方是农田保护区,省里不批哩。